

城学校送李子，大热天舍不得花钱坐车，也不知道学校在哪儿，转悠了好几圈。待秀红下课后，母亲掏出怀里快揣热了的李子，递给她。母亲双手放在大衣两侧使劲搓了搓，笑着说：“快回去吧。”那一刻，秀红感到了母亲的小心翼翼，眼睛一热，所有从小到大受的委屈呼之欲出。新书出版后，秀红写的文章并不为父母所知。她甚至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遭遇。

秀红思量再三，选择沉默。她不愿看到父母知道后的心疼内疚，她宁愿还是父母眼中那个“不懂事”的女孩。

写信

秀红给记者看一张学生合影。照片上有七八十个孩子，有学生在比“耶”，有学生在大笑，唯独第一排靠右边的男孩有些特别。他低着头，眼神闪躲，双手交叉着放在课桌上，心理学上的“态势语言”似乎在告诉别人：他拒绝敞开心扉，不愿合群。

这是秀红带的第一届学生，低头的男孩叫高宇涵，因为眼睛残疾，智力落后，课间总会有调皮的学生嘲笑他。自卑情结导致他不爱拍照，周围人也很难抓拍到他直面镜头的样子。

为了对学生有更多了解，第一节，秀红让全班同学在便签纸上，写下自己的爱好与梦想。高宇涵握着笔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——爱好：堆积木，梦想：当一个农民。秀红以为，高宇涵生活在大山里，不懂得有什么职业。后来才了解到，高



上图：乡村教师给无法到学校的孩子送教。

宇涵的家人常常“打压式”地教育，他们会说：“你要好好学习，不好好学习，以后就只能当农民了。”高宇涵听进去了，低价值感的他，觉得当农民就是他的出路。

秀红班上的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，照顾他们的爷爷奶奶要么过分溺爱，要么自私狂躁，每个人背后都有“自己的故事”。有的是单亲家庭，缺爱让他们早恋；有的从出生就没见过妈妈，也不知道妈妈的名字和相貌；还有的会在作文中写：“我知道我是抱来的，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要我呢？”

秀红开始同他们交心，让他们穿越到20年后，以父母的身份给自己的孩子写一封信，信中大多写着“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会一直陪着你”“我不要你读书有多厉害，但你一定要做个好人”“我不会把你和别人家的孩子比，你尽力就

好”“我会给你取一个好听的名字，你一定要好好地爱我”“我不需要你大富大贵，简单的粗茶淡饭也挺好”……

他们在字里行间表达着对父母的思念，也透露出对大人教养方式的不认同。秀红试着向家长转达孩子们的想法，可几乎没有一个家长愿意坦诚地回一封信给孩子。秀红还“力排众议”安排了性教育课堂，告诉孩子们如何保护自己。她也分享自己的经历，觉得有必要。

秀红不止一次思考过：“到底是什么让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讲给孩子们听？”直到秀红会因为他们好而快乐，因为他们不上进而悲伤时，她才明白这就是爱。秀红爱他们，仿佛是在爱儿时那个没人爱也没朋友的自己。她希望自己童年的梦魇，他们永远不会经历，更希望自己缺失的童真和爱，他们都能拥有。